石民四十集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十 [illegible]

武備志序 [illegible]

而可 嘉靖以來首輔傳序 [illegible]

而內 撫夷志序 言入邊不[illegible]

邊而 春秋內外傳序 之體今[illegible]

於進進可[illegible]進而內[illegible]不已[illegible]

不忍行之事不敢言不可向行之事今之急[illegible]

石民四十集卷之六 策論 應帝要以開闢之
初如洪荒之始曰耕則耕曰織則織曰離食則
離食曰眞工則眞工耳今人有恒業安而不遷
樂之以利而益之以勞驚不利也言之以安而
擯其所便樂不安也可以此較而上有以令下
于此四者當今之大患也發敢開之聖王亦因
勢而已必欲以古救之日而行論義之合而三
王而兼五帝之事必不能也故愚謂王不敢言

石民四十集卷之十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序一

武備志序

國家自受命以來承平者二百五十載士大夫無所寄其精神雖出於理學聲歌工文博物之場而布衣在下不得顯於時亦就士大夫之所喜而爲之不如此則不得附青雲而聲施地至

介弁之流亦舍其所當業而學士大夫之步何也人不能以巳所不知者知人而喜以同巳所知者爲賢故朝野之間尊武知兵又古者文武之途合故仕者亦迭爲之迭爲自不得不兼工其學自本朝始判焉若水火而洪宣以來文帥之權又日重是以不知者制所知限其學而責其效也故東胡一日起士大夫相顧惶駭文士投袂而言者武弁能介而馳者卽以爲可將上

以此求下以此應計無所之則靦顏而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嗟乎一人之身聰明無兩具也使士大夫遊塾就傅目未窺書之日父不以教師不以傳而能握筆縱橫屈伸如意乎今日之縱橫屈伸者未必皆所教所傳也而非教傳又不得故竊願朝野之士及時而習之猶可作三年之艾無徒高其氣而自欺爲也今士大夫不習之故大約有五一曰易而不玩古之兵家流

不下百餘種而今之所存者唯數家數家之中

變化權奇用之無涯而士大夫以爲坦率共布

不足深研是六藝不堪以究理而壁本口授之

外有別妙也一曰狹而自用古者今之師也故

周官有萬世可行者而漢唐宋之美法至今有

司舉之而輒效獨名將制勝之方以爲巳陳之

迹置而不問嘗見臨事者竭晝夜之勞盡而僅

得古人之什一始信不如資古者之便而利也

一曰震而自棄夫營陣之制始於握奇握奇之法出於井田八門六花之類皆其支緒但其命名變制俱欲以愚敵目新士氣而附會者遂崇之如祕籙天書士大夫不深維其意明考其法而遂以爲必不可窮究之事至於進退之次摶擊之方稽之唐宋之祕術皆不能出近曰名將之上又以震古而不屑蹈今若是則何自而可合乎一曰惰而自窘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

而制器繕甲攻守水火以至立營設壘芻牧餽

餉各有成法有古勝於今者旣狥近而靡討有

今勝於古者又狥人而不專是不知藥性而欲

講衛生之術也故任有司之見欺而不知視將

吏之蹈危而不察甚至草創兒戲以兵爲弄率

緣此也一曰昧而自蹈占天度地不特於兵也

而兵爲甚士大夫旣不習天官之言又不諳阨

塞之勢一朝領中權視術士之紛紜而不知折

衷撫天下之形勢而不知緩急欲悍然爲之而違天背地必不能也余竊悲之爲作兵訣評兵訣無過於六家爲疏其滯而又刪舊註之煩標其要而又明舊解之悞若衛公問答太白虎鈐二經所以注疏六家者也并表而出之曾宣靖以爲淡而難究馬端肅以爲隱而莫窮庶其免矣爲作戰略考古之戰略見於史傳或褒之成書而患於鎖割令循時而譜之固有一事而備

數法亦有倚古而繹新心者皆可得也一曰陣練制古之陣圖散在方策舉而合之而又陳異同之說使明者之自索其進退賞罰之法古今異制而同意皆所以習耳目也搏擊馳射之法雅俗異說而同情皆所以習手足也合之而教戰有方矣爲之作軍資乘軍資不出八端一曰營一曰戰一曰攻一曰守一曰水一曰火一曰餉一曰馬並羅其法使用者無缺則疲卒可以

當鋭師矣一曰占度載占之言甚雜雜則簡其
明中者度之事甚煩煩則撮其條著者立譚之
項而可以盡陰陽之變指掌之中而可以料四
海之形則變而化之不可測矣合五者而名曰
武備志夫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此三代之所以
爲有道之長也自武備弛而文事遂不可保故
昔人有言我不爲此君安得坐譚乎嗟乎使一
人之獨爲此國家亦何幸焉嘗考良將之多遠

莽如春秋戰國近莽如三國六季而漢唐宋之末其將亦勝於盛時何也此寄精神之說也時之所器在彼則工者必多特患不豫耳曹子桓有言先帝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非英雄之先識乎處承平之日其孰能之

嘉靖以來首輔傳序

高皇帝罷中書省置四輔官不易人已罷去故其職業不著然居之者以耆儒將亦以備顧問

非專論思也　文廟時始有閣臣雖浸淫柄事然不數十年相之體未大備而已逮　景皇景皇臨御兵食倥偬功繇定國故權復他奪雖非相之名均亦稍稍比漢昭成間矣自後得失相參日浸月盛逮于　世廟　世廟馭羣臣久通達治體與陰骫國命者相間出然其體與權均不失也　先帝因之培植重臣以夾　冲主冲主垂拱十年天下晏然去與任之功均焉此

不可與世俗道也自明辟旣復威福惟辛官宦言路交脇其狃徇名譁去之臣因風沛流相權始解相之體始不復振至于今日雖久道化成愼重爰立就易去難周行倍眘然有識者竊戲欷悲之而未敢溢言也瑯琊先生生于多故扼于晚終次敘閣臣如其所歷雖其行文搆體祖于魏其列傳褒刺予奪間于國史家乘然不幸而適與相之體相終始嗚呼蘇子由有言權臣

者天下不可一日有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無知此者可與語矣瑯琊書其家以害宦遊久未布余感而刻之并略其義如此嗟乎能使茲編之不終爲全書也固萬世之福矣亦來者之責矣余烏敢深言余烏敢深言

撫夷志序

高皇帝取天下於蒙古盡逐出塞獨契丹之後爲兀良哈分爲朶顏福餘泰寧三衛女直之後

爲建州毛鄰海西野人兀分爲都司衛所三百八十三夷狄之勢喜分惡合建州諸夷漸合至逆奴而一遂造不軌兀良哈素爲陰陽通於蒙古　宣廟時阿魯台敗之依牧遼東朶顏既敗阿魯台復通之以伺塞下而景泰時福餘泰寧遂導也先入寇　世廟時終以結小王子故得貢衛二百人其衆亦遂併於蒙古自土蠻東徙名爲挿漢而泰寧遂微福餘之衆爲哈喇哈所

據而苗裔莫究最強者爲朶顏朶顏最貴種爲
花當今分爲三十六家如奴隸然受賞於哈喇
慎十台吉之下葢至今日契丹之種幾絕而三
衛盡爲蒙古引盜窺主先爲盜併理固然也女
直之興雖暴而終滅於蒙古運有迭興亦天固
命之遂絕則及金序也用元以滅金故也故今
日宜撫三部亦天若命之且無言勦而姑言守
扼其險使不得踰中國常勢也夷狄亦然往在

景泰二衛結也先爲鄉導孫顏獨扼險不肯從也先至不能入塞大掠二衛人畜去非往徵歟孰曰盡甌脫哉然玄黃難言之矣往之中外莘疑以王少傅請百萬盈爲彙紬爲出豈不裕哉而究所用至今不過歲三十萬然往牒云也先新立爲可汗恐諸部不從亦欲與中國通好貢市往來數年賞賜廩費不下百萬但稍出入東西塞上爲寇不復深入耳此非于少保之日哉

國家大計得其先制其會以合於幾耳未可與
戔戔者言也然天下事利害每半今順義之貢
邊陲安堵幾六十載非始所庶幾然備日弛伍
日脫來之洊憂亦基於此將以尤文襄襄毅乎
哉今王少傅於因款修戰每封事三致意焉孫
少師則曰以嚴用撫葢日淬戈銛刃以制虜死
命故犬羊貼耳且戰以爲款非特藉款修戰矣
後之人苟失其意且旦夕敗不可以數十禩冀

也何也修順義之戰卽戰順義者也故撫與戰合合則離而及其成也可以兩延而禍遂修逆奴之戰而用三部以款撫與戰分分則勢要亟而及其地也禍未受于彼先發于此且其有所挾以持我也又甚焉故曰不可爲冀也儀叅相慕窺撫事終始每喟然曰以不得不款之勢爲款當有可不款之勢而後可款以我之不可款之心爲款始可以得虜不得不款之心以成款

景泰時所靡雖百萬而于少保曰臣職兵戎知戰而已此孫少師之心也輯撫夷志若干卷郎其微旨也具藁于宋祕書獻而少師自論次之去渝之日命儀合其成因為序

春秋内外傳序

春秋左傳各為為書合而一之者杜元凱也謂丘明既為春秋內傳又稽其餘文纂別說八國事為外傳國語者劉子玄也近世李本寧採左國

之異同八十篇爲左氏内外傳同異而程中實氏遂合三書而爲春秋内外傳自古文流轉一變再變至今日始成蓋難乎其言之也余于是而嘆作史者之難也史闕文聖人猶見之丘明之謂也今亡矣夫丘明親受業於聖人宜依經作傳詳著發明而時有經與傳異非敢異于聖人也異其所疑也既編年而爲左傳兵戎盟好婚姻喪死辭命神鬼詳哉其言矣而又次其別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十一

說莊序 代
古今鉅文序
白門新咏序
籌邊備考序
亞工傳序
孝友堂家乘序

旌志表序

批點玉茗堂牡丹亭記序

石民四十集目錄卷第十一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十一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序二

說莊序代

往吾師李湘洲先生之歸也士大夫無不私相弔也某竊曰是烏足以弔先生哉及先生歸而日羣諸弟子講業於湘水之上怡然得也則又無不私相慰也某竊曰是烏足以慰先生哉及

先生之說莊出則又無不私相駭而以某之言
幸而中先生乃授簡而命爲之序夫某亦曷足
知先生哉然事先生久不敢辭私嘗槩之莊周
懷用世之淡心者也值周之季天下奔潰廢决
不可復支雖秦氏再出不能復還于噩渾故莊
乃晦其用而徒託於其詞世又讀其詞而忘其
用遂以其言爲洸洋爲猋忽爲奇譎環異夫使
無眞實之義藴于其中而徒託之寓言則歔糟

粕者其精忘惑岐路者其步窘㠀在其洸洋㵘
忽奇譎環異者哉自後世中庸之士垂裾拖紳
談先王之道而不知其精意故先王之意晦莊
之意亦晦及祖玄尚虛之士剽切近似以爲淸
言之祖莊之意愈晦至西竺古德之言大明于
世莊之言稍見信于達者而宗風不暢支論愈
生玄珠其說神璽其意而以莊爲未得其涯涘
至是莊之意又晦嗟乎孰有者墮空沉虛者遺

貫道無二道理惟一眞使彼此不可以通融觸
物不可以標示彼雖有升天拔地之手茹霜噴
露之筆豈其能金石不泐哉自有先生之說莊
微渺論于實際通大乘于微機于是而罔兩避
形于太陽尨畚息響于九泰始讀之而驞駍駖
驪氣無千古再讀之而駕雲御風足不躡地三
讀而追影傳響之言轇轕惝怳之忽無不廢然
失而劃然解也魏晉之士談說萬家終不得其

形似郭玄註莊獨出蹊徑又徒得其波瀾豈非彼以莊說莊而莊遠此不以莊說莊而莊見哉觀先生之言曰聖人懷之而總付于無言無言而理自昭衆人辨之而矜智以相夸愈辨而愈不明則先生之是非忘也受則喜之出生入死無不快樂忘則復之無生無死出于自然則先之生死了也至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不覺癈卷太息則先生之寄慨遠也

透貧富之關然後可徐及于生死則先生之本原淡也慨陳摶之大笑息子陵之加腹則先生之脫手登也之數者皆莊以用世之淡心而所以託于詞也觀先生之言而可以知莊矣觀先生之言而可以知先生矣某又烏足以知先生哉是用述而為序

古今鉅文序

屠長卿銓次古今鉅文分其目曰宏敞曰奇古

曰悲壯曰莊嚴曰閒適曰綺麗見于鴻苞中余

幼時嘗爲韋而刻焉未及序之兆行也又二十

餘年友人吳令公曰曷行諸曰余豈忽乎哉蓋

以長卿之鉅文曰古今鉅文烏乎可然謂長卿

之古今鉅文也亦烏乎不可蓋天下有眞是萬

人不能撼一心不能主者唯文章天下不能語

甲可可而乙可否朝可蒼而暮可素者亦唯文

章今長卿欲以十人之學衡天下吾爲之懼也

然其可以衡天下亦唯一人也長卿又烏乎而不自雄也以其自雄者而雄之乎不敢也然烏知不可以長卿之雄而雄天下乎又烏乎不可也吾是以諾而序之盖我始以長卿可雄也繼以非然也今始知長卿亦何不可以雄也令公然乎哉

白門新咏序

閩人謝維氏緝白門新咏成曰嗟志誰序哉廼

問于茅子茅子曰於吾惡知謝氏哉吾惡知謝氏哉夫三百篇諸諸如也瞞瞞如也充乎其洽至化而泯汝我矣迺剷厥名著厥風異哉聖人之敎也茅子曰是可以言謝氏之志矣百情紛焉五方別焉雖躍大冶扇元鑪不得而易也而聖人因之故詩言志歌永言言者異乎音也故志不移而自遷名不剷志不昭風不著言不符其道然也矧茲區風會之所自哉遐哲之浙蘗

哉時銳之所奔哉奔而刼之萃而遺之自而離之難　先帝之遺烈殘如也六李之往響窅如也萃文之企止薾如也而謝氏攻而斬斬而漸漸而傳雖濮之音不廢漢矣鄘之音不廢召矣嘗而傳傳以地也傳而嘗嘗其人哉傷哉其人也然謝不任罪則謂泯汝我洽至化其誰曰不然故說者彬彬矣鄉以告之來者來者無易其言也太史採之明庭受之噫嘻噫復量我志哉

籌邊備考序

眉公昨年寄書來欲蒐輯邊事爲一成書備廟堂之稽覽余心竊助之今年得其籌邊備考何其簡而核也雖於塘下情事不得盡中然使用之數月之前何至有塘下情事乎北關既滅虎酋寒心寧賽生質諸營氣勃鼓而用之一說客力耳三國戰爭之時獨蜀士獨少人以窺孔明之心況孔明安可得而欲一人任之使岩穴之士

對影畫灰豈不痛哉眉公老矣使之坐而籌猶撫肉而鄙不生豈特備考耶令之人老且不肯將以俟之後世生其時而使其言徒留之後世後世能無笑人哉故曰共之恥也吾悲而序之

三工傳序

春秋之末夫子蓋稱逸民云逸民之所以稱豈以仕不仕哉以今之從政者斗筲爾彼猶能不降志不辱身雖以寄百里託六尺無不可也今

天下洶洶野火之起若雲煙虎豺之嗥若雷霆而疆無死節之士朝有死黨之人姦慝在肘腋而人不問於是吾友梅子庚輯三工傳三工者死節之樂工雷海青不刻黨碑之石工安民忍死觸姦之漆工楊賢也嗚呼使三工者寄百里託六尺忍使今之天下如此哉然而以玄宗之明哲　英宗之精爽猶不能救三工於賤技之中況紛紛紹述之時乎晉之紹述在於快一已

而不知禍天下今之人心顯知禍天下而姑以快一己古今人不相及又如此也又安得三工者爲之一洗振耶夫禮失而求諸野又不得尚論古之人此夫子所以稱逸民而首之以孤竹二子也　炎宗而下百有五十年雖無李文達諸賢在於上豈無如楊賢一人者在於末流下伍而舉世惘惘獨使子庚低徊於尚論之餘嗟乎殆哉然吾聞之夫子矣天以至明爲不可

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乘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此夷齊諸子所以終於逸也與曰者求之逸則天下猶有人也若三工者以言事顯於朝故名傳於後世附青雲而聲施類如此矣勗哉子庾將無有遐心乎

孝友堂家乘序

孝友堂者容城孫子啓泰之堂也顏之以孝友

者孫子之友鹿子伯順也孫子家無堂其以堂
稱者因鹿子顏其室曰堂因而堂之也夫孰不
嘗孝友而鹿子獨以顏孫子之室者以惟孫子
爲眞孝眞友也孫子哀其父之抱隱德而弗顯
也故于士大夫之過而弔之論行而誄之者無
不載之簡此所以有哀思錄之刻也孫子可謂
孝矣孫子于其父之歿也偕其兩兄一弟築廬
于墓而居之旦夕覲太夫人外即飲食臥處其

中三年如一日而太夫人歿矣遂扃其戶童子納薪水于諸婦諸婦合而織絍而四子者家于墓匆復返如是者又三年如一日也士大夫哀而敬之有所述焉孫子受而讀之益不能忘其親不能忘其親遂不敢輕蔑其所述此所以有永思錄之刻也孫子可謂孝矣孫子之孝使其兄若弟俱如孫子孫子可謂孝且友矣孫子仲兄以六年廬墓禮崩樂壞遂并荒詩逸書為學

使者以文擯既而闕其孝友乃破故事以復之此復學本末之所以刻也孫子孝友信于鄉矣後之學使者採訪篤行以應旌典國人曰無如孫子今　天子旌其孝牘滿公府頌滿天下此詔旌紀之所以刻也孫子孝友著于朝矣孫子孝其親推之于親之父親之兄弟子姓苟有懿美懼或湮焉此先娍餘之所以刻也孫子孝友能錫爾類矣孫守孝友其取友端端人之言雖

小勿忘故凡贈遺倡和削牘往復皆積而成帙益孫子不忘麗澤如此此草堂蘭譜之所以刻也孫子孝友人無間言矣茅子曰是當合而函之孫子曰此吾志也聊以備家乘茅子曰當名之曰孝友堂家乘孫子曰是烏敢庇子之顏我室也我仰而愧俯而汗猶曰將以訓也其敢以名我乘而播之遠乎茅子曰不然孝友者孰可後哉子不當孝友也可使之當不孝不友其能

乎夫所謂聖人者孝友而已孝友者亦僅免不
孝不友而已念及此子之子孫敢忘孝友堂乎
哉即子孝矣友矣敢一日忘孝友堂乎哉子不
敢忘孝友忍使天下之人一日忘孝友乎哉伯
安王子敘宋瑞文子之別集曰人忠于其君而
息以吾之忠于其君者啓其良心固有人弗及
知之者非自言之何繇及人乎在先生之自盡
若可以無傳以先生之與人爲善惟恐其傳之

不遠也知言哉王子乎夫孝猶忠也食炙者方能言炙之美吾方望子自言之以啓人而何況人之所言乎孫子曰敬諾遂録其言爲序

旌志乘序

僕之女兄有嫁董幼函者幼函疾且殆刲股爲食蘄生之又一年幼函不起女兄欲以徇爲其孤留孤復殞爲其嫜畱乃事佛廿五年死死廿三年始得葬僕乃爲乞方聞先生之言名之曰

旌志乘蕤幼函有弟曰遐周會爲作旌志詩曰
蒼林蔽陽景崇岡慘陰霾原野曠蕭條淸蜩鷩
且嘶南國有靜女終朝閉深閨太息復自陳賤
妾多苦懷笄年十四五自謂碩且頎姱容粲明
眸秀頸若鮮卑左體襲木難右體被明璣習彼
傅姆訓兢兢衍露詩十六猶未笄十七爲君妻
緩步入君門弔庭樹桂枝綺疏延淸旭高樓下
臨谿錦衾間角枕華燈照層闈柔情婉以孌獲

奉君子儀君子素開美跰跪稱妙才焜燿丹霞
裳皎潔青雲衣腰間曌陽劍前後流光輝獻歲
春正月遘疾俄在斯纏綿忽逾旬骨立神亦疲
豎子居膏肓主人命將危卧蓐經晨夕痛子枯
形骸筮短龜何長皆言不可為枹鼓勤靈覡藥
餌疑羣醫此時心若焚萬術窮所施賤妾聞遺
語入肉能療羸百身如贖君糜軀奚足辭手擕
金翦刀悲極莫能持揮刃剜素膚或恐旁人窺

斷割豈不苦所嗟肝腸摧碧血染輕衫含辛持
作糜進君君不御妾身將安依良人易簣頃嗚
咽語復遲細君無我悲命也其奈何我有阿母
存溫凊幸弗虧弱息方扛抱繈予終提攜擘涕
爲君言寸心矢靡他與子同一體中路長乖睽
請君勿顧妾君去妾且追躑躅呼皇天泣盡血
繼之日月黯其光川爲咽不波雨秋共相訣孰
手從此離禍兮誰所胎旋召鬼伯催蒐魂散四

野招之茫無涯棄置室與家恍惚鄰妖魍九京
窅冥冥安得有曉時願攀迷穀樹使君重來茲
阿麟隨婦行呱呱索父啼撫棺一長號長號將
自裁老姑前撾胸婦何不再思子言猶在耳衰
年迫崦嵫弱息才一週顧復當賴誰長跽起相
謝義訓寧敢違請今毀故飾升樓去其梯繡襪
羅衣裳盡付一捐塵泥朱扉刷白堊玄帳易素幃
理奩篋笥中撿得寶璫珥斂感君舊相贈物在人

巳非惸惸歎獨影緘閉無復開夫若夢中見宛若平生姿丙夜起彷徨孤坐還成凝谷聽鳴倉庚倏忽鬭莎雞追尋歡笑端慘慄增余哀上有泰衰姑下有嬲嬰兒妾心皦如日慰子長夜臺妙齡失所援同穴以爲期椅桐高百尺乃生南山陲修幹拂玄霄孤根託曾崖斵成瑟與琴朱絃黃金徽發爲清商曲悽惻孰者知清渭流春冬凜與涇冰偕長鴻西北來翩翩以徘徊行人

不忍聽況余親宗支桀翰作此歌未歌淚先垂
閩人曹能始先君之執也和之曰句曲三茅嶺
臨江跨上都聯翩升紫極兄弟情相於孰知千
載後其裔在下菰茅氏有三女乃爲姪與姑一
則死于難一則死于夫後來愈奇特云是最少
妹十三學機杼十四誦詩書十五字厥配十六
裁嫁褕夫婿美白晳衆中皆稱殊各出簪纓族
相當門與樞琴瑟調既合翰墨弄以娛有如此

鴛鴦有如並蔕芙纏綿松上蘿游泳水中魚奈何盛陽春景光不少紓蕙蘭忽以萎嚴霜被庭除夫壻病云革不能衡區區開襟出玉體懷刃向中厨痛絕忽在地人來急相扶持用和爲羹入口或強茹但能救夫壻豈惜無完膚悲風旦夕至形影不兩俱忽就長沙賦寧久茂陵瘉哀哉白日光下照掩黃壚我雖有嬰兒呱呱從此孤顧視情悽惻提攜待我哺默默朝中堂溯泗

長漣洳譬猶君遠征日暮倚門閭夫壻不來歸
婦人無良圖金石猶可磨志節不可渝蕭蕫
生帷寂寂子雲居叔氏與我遊敘述良匪誣哀
如原上鴿苦如茥與荼我心非木石能免爲欷
噓願彼閨壼人置此于座隅令曰旌志乘者以
終不墜厥志也雖然難矣哉女兄大節如此然
非遐罔能始則其名不彰于初非今之方聞先
生則其名不著于後非鄉先生大司馬閔公御

史大夫居公且不得葬其身况名乎是以感而序之其詳在乘中

批點玉茗堂牡丹亭記序

玉茗堂樂府臨川湯若士所著也中有牡丹亭記乃合李仲文馮孝將兒睢陽王談生事而附會之者也其播詞也鏗鏘足以應節詭麗足以應情幻特足以應態自可以變詞人抑揚俯仰之常局而冥符于創源命派之手雄城臧晉叔

以其爲案頭之書而非場中之劇乃删其㳂訛正其鋒使其合於庸工俗耳讀其言苦其事怪而詞平詞怪而調平調怪而音節平于作者之意漫滅殆盡并求其如世之詞人俯仰抑揚之常局而不及余嘗與面質之晉叔心未下也夫晉叔豈好平乎哉以爲不如此則不合于世也合于世者必信乎心如必人之信而後可則其事之生而死死而在死者無端死而生者更無端

妄能必其世之皆信也今其事出于才士之口似可以不必信然極天下之怪者皆平也臨川有言第云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耶我以不特此也凡意之所可至必事之所已至也則死生變幻不足以言其怪而詞人之音響慧致反必欲求其平無謂也家季爲較其原本評而播之庶幾知其節知其情知其態者哉然亦必知其節知其情知其態者而後可與言矣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十二

訓士邇言序
醫論序
遊紀序
春酒十二頌序
䄂咏序
半硯詩序

燈船志序

卷第十二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十二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序三

訓士邇言序

僕閭里間喜鬬爭不能自下然本脆弱特能豪於私聞金鼓聲即掩耳走故不可與共功名邇者王生客卿獨以材官絫大司馬孝子語之曰來爾知夫兵乎漢之言兵者莫詳於晁錯然其

要有三曰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而已夫地因
乎天也器用辦乎人也惟蹶張䟽卒七尺之軀
耳而天不能操人不能倒欲以素不相識之人
易其耳目一其心志不亦難乎然追之以辟威
之以刵驅之以挺亦無施而不可顧兵法有言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將之威令不加於君也士
之趨不于䡖而于籍重者何居其或濡以恩乎
鼓以義乎恩與義固將邇而君遠也將專而君

普也將易而君難也爾亦知爲將乎王生唯唯而前曰某不揣有訓士邇言在夫子其賞之茅子曰來爾亦知夫筳乎鐘之聲旬如也撞之以筳幾于鐘之罪矣爾以控弦之士待命於司馬即司馬之知爾亦長百人長千人任偏較而止耳猶未將一旅之師受天子之成命裂尺寸之地而守之而欲以大將之法加之于部伍不叟難乎王生唯唯而前曰然雖然士無兩心將無

兩法未聞吳越一人者而能肝膽三軍者也况夫子以與日者而期我我猶以今之人待我也惴惴焉不敢聞命夫子其爲我序之茅子曰异哉無謂乎兩之人也即北之壯碩其何以加之次其言以爲序序成客曰是進于道矣豈兩北之強哉我將與共功名也夫

醫論序

醫之道皆上古聖人言之堯以下以至周孔不

能贊道一詞究繫秦漢以還張仲景諸氏始言之非堯以前不能言而後景輩能之也世日降則精微之旨日晦無以闡之則意涅于玄唐宋以來其能言者皆名士也浸久以大道為小術術未有不由于道者卜筮占察之類是也至人之生死寄于醫而亦降之為術謂之術則工術者專之而舉世生死皆聽于不知道之人夫道以生天地天地以生萬物物之最為人人之所以生

死則非道者主之可勝惋哉究其故則以習仲
景諸氏之論而不知古聖人靈素之經昔夫論
以闡經淺得於論而並不深炙於經經若亡而論
遂以晦非論晦也學士家以訓詁爲十三經其
病遂至亡經而訓詁亦豈可得[illegible]乎吾友宋和
孺江南名士也沉心于醫十年始著爲論蓋因
經以立論欲人因論以反經仲景諸氏以來之
意又以世日降而晦而今之不可無和孺猶漢

以來之不可無仲景諸氏也我讀其論論千萬言而以扶陽爲宗夫陽則人陰則鬼元陽則長生扶陽則不卽死此身之生死也陽則哲陰則曆元陽則聖扶陽則不至于狂此心之生死也陽則君子進陰則小人昌元陽則姦邪屏衆正登扶陽則雖用狡回未至顛覆此國之生死也和孺之爲論也其曰醫乎哉夫醫者固道也始有天下之聖人神農黃帝氏之道也

遊紀序

天下可恨事盡在不相遭淡煙濃日在市朝闤闠之間是天不與地遭山影江容在聊其炎烈之際是地不與天遭快日爽宵發山水之色而老樵勞力怨旅營心是人不與天地遭去此三遭而其胸不足以領畧則山水之色不光雖人足領畧而其言不足以點次則山水之神不寄能言之人而境隨事去感與遷冥則山水之靈

所不廢也五言古創于蘇李而其義亦始于別甚矣別之艮于詩也奚生沃廣陵之潮歸而洗青九峰臨祖道而咏歌之者成帙將布諸木以問茅子茅子曰宜哉愈于弔慶筐篚之貲矣但古之風人以之酬行役之大夫慰遠戍之介士再變而敘同心于異域慨別離于生死宜哉其稱詩也今之送子者然歟否也曰唯唯否否雖然夫遊而歸歸而別別而息息而來可周還而

無已也而其義則不間又何媿今之不如古也

茅子曰諾其布諸木

半硯詩序

萬曆末上自國老下至藿彥就爲秋柳秋草落花詩動輒累牘余每爲之不懌葢知音者察其聲采風者聽其辭微乎微乎天實開之人其奈之何不意吾友屠冷玄得半硯又閧動詞塲冷玄高韵幽情豈蹈趨流之習哉天何意畀以半

入何意輒歌咏之不休儻然完璧亦黯黯冷玄
餕中耳硯以半得㗖然半終非硯之福也唐顏
宋文豈得已而爲之哉然其名亦㗖矣而國以
不張則半硯且非冷玄之福也唐無清臣宋無
國瑞亦冷落千秋矣即謂二公福兩代亦可也
硯獨不能福冷玄耶福莫甚于清福羣天下之
能言者言所欲言以頌以禱此兩代以帝王之
靈不能得而冷玄得之侈矣是爲序

燈船志序

茅子曰古有燈棚無燈船也上元有燈五日無燈也有之自秦淮始秦淮諸少年以夜繼日之遊故不能不着燈夜之遊不能捨舟而陸故不得不着燈于船燈爛於夜而飾燈之具遂爛于日故燈船之盛遂若爲五日增一豪麗也者流聞後世豈不與競度奪標並美耶燈船將數年矣而葺絫于開社之歲故錄時賢之賦歌以附

社詩之後詩傳事事傳詩皆不可知我弔汨羅人無使汨羅人尤分勝事雖然我將以長夜之燈光爲此日之續命蒐兮有知庶其永歎

石民四十集卷之十二 終